

奋斗·青春

一触即发

■韩光 安东海

一

“中国士兵真让人放心!”
2017年10月的一天,联马团东战区司令在对中国赴马里维和部队警卫分队突击检查后,又杀了个“回马枪”。

一个小时前,联马团东战区司令一行突然出现在中国赴马里维和部队警卫分队的驻地,下达了紧急出动的命令。肖留洋仅用46秒,就带着全体战士到达警戒部署位置。人人军容严整,应带的装具一件不少!

一支素质过硬的部队,军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闻令而动,雷厉风行,可中国军人的动作之精准迅速,不免让司令产生了怀疑:是不是他们事先听到了风声?司令一脸威严,什么也没说便乘车走了。

“滴滴——嘀嗒嗒——”一个小时后,肖留洋正在组织战士们开展战术训练,突然又传来了设障的警报声。

“按一号方案行动!”肖留洋大声命令。话音未落,所有战士便像旋风般奔向了器材库……比规定时间提前5分钟,便完成了所有障碍的设置。

这个“回马枪”,只有司令自己知道。他是兜了一个大圈子后,从营区的后门进来的。司令按下秒表,终于露出了笑容,并由衷地对肖留洋及中国士兵竖起大拇指!

接着,司令用有些挑剔的目光打量着肖留洋:1米80的大个儿,一张脸方方正正,眼睛炯炯有神,闪着军人特有的果敢刚毅。作为职业军人的司令暗暗点头,从肖留洋的外形和神采中,他似乎看到了自己想要探究的东西——其实他还有没看到的,那就是肖留洋身上那大大小小十几块疤痕,它们更能回答司令此前的疑惑。

二

“你们是战场上令人生畏的军人!”这话是另一位将军说的,时间是2007年3月。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潜伏的军号

■刘敬行

这些年,我常做一个梦
梦中常传来军号声
号声冲破记忆中的一道道防线
在一滴滴血里潜伏
总按捺不住
跃跃欲试的刀锋

40年前我用含泪的军礼
打包带回军装、帽徽、红歌
和声声嘹亮的召唤
召唤像老娘唤着我
长在白发里的乳名

常在日记的烟火里写你
写你与前仆后继的
炮火 呐喊 子弹

和血泊中不倒的身影
每个词我都那样用心
像把缺口与准星一次次修正

一杯普洱泡凉了月光
窗前拉开一帘旧梦
此刻多想邀你前来
在我的诗里再吹几声
再次点燃激情岁月
点燃铁马冰河 号角连营

左一声右一声
从古铜色的号嘴里取出韵律
朗读你 移到枪口上绽放
把每一句 都诵成战场
供一匹匹战马奔腾

长城颂歌

■李铁生

南昌城头的枪声,黄洋界上的炮响,是你诞生时啼哭的嘹亮。从此,在中国的领土上,有了工农的武装。

三湾的老瓦屋,古田的小村庄,是你人生的第一学堂。从此,你记住了铁的准则——党指挥枪。

遵义小楼的春晖,赤水河畔的阳光,是你浴火重生的希望。从此,你成了一只涅槃的凤凰。

夹金山上的狂风暴雨,松潘草地的泥沼烂塘,是你磨炼筋骨操场。从此,你原本磐石般的意志,变得更加坚强。

宝塔山下的延河,陕北窑洞的土炕,是你久违的温暖故乡。你扎根黄土地,不断从中汲取力量。

平型关的英勇,百团大战的雄壮,是你抗战史上的豪迈篇章。风雨中,你

的骨骼更加坚硬,成为华夏民族的脊梁。

三大战役的摧枯拉朽,风雨钟山的雄雷激荡,是你宣判一个黑暗时代的灭亡。新中国的奠基石上,永远铭刻了你的辉煌。

上甘岭的硝烟弥漫,战鼓铿锵,是你将超级大国的霸气埋葬。你的英勇善战,让所有的敌人闻风胆丧。

地震废墟中的危苦,抗洪大堤上的奔忙,是你特有的铁骨柔肠。人们看到了你对敌人凶猛的背后,深藏着热爱亲人的善良。

党旗、国旗、军旗为什么一样殷红?因为每一面旗帜,都是你的鲜血染就。你是共和国的长城,时刻捍卫着万里边疆。你是人民的子弟兵,时刻守护着母亲幸福吉祥。

处受挫。

在这样优秀的连队当兵,绝不能给连队抹黑!肖留洋暗自立下誓言,把“胆怯”二字从人生字典中抹掉,开始了“自虐”式的破茧成蝶。

在一次连队组织的比武中,肖留洋竟然创造出用95式半自动步枪射击时击中刀刃的绝技。这个不起眼的年轻士兵成了一匹名副其实的“黑马”。比武一结束,战友们纷纷围着肖留洋取经。可他满脸通红,张了张嘴,只挤出一个“练”字。

谁不练呀?战友们以为肖留洋留了一手。从那以后,有人开始悄悄地观察他。他胳膊吊着砖头练握枪,迎着太阳练瞄准,个把小时纹丝不动;他练单兵战术,指尖、手背、肘部碰得都是口子……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战友们服了。

军人人生来为战胜。练就了过硬的本领,就敢于在战场上亮剑。2013年全军特种兵进行“砺刃-2013”比武。在连贯完成应用攀登、越障越野等课后,肖留洋的左脚突然被铁钉刺破,鲜血直流。他强忍疼痛坚持比赛,最终一路过关斩将,获得小组综合第一名,荣立一等功。同年9月,肖留洋提干成为一名排长。

四

“嘟嘟!嘟嘟!”今年8月上旬的一天深夜,正在熟睡的装步七连官兵被一阵急促的哨声惊醒。

原来,这是旅机关检查组在不打招呼的情况下,检查七连官兵的快速反应能力。刚才的哨声,是紧急集合的命令。

训练有素的官兵闻令而动,精准快速地完成一系列动作。官兵够神速,可等他们出来时肖留洋早已站在连长的位置上。

旅机关检查组的考官露出满意的笑容,然后马上又抛出一道考题:要求七连官兵先完成3公里奔袭后,再进行夜间射击训练考核。

“开始!”天空阴沉,连一颗星星都

看不见。

全连到达终点后,成绩显示,优秀!严苛的考核员不由得暗赞拇指。

正当官兵占领夜间射击阵地准备射击时,老天爷又出了道难题。随着电闪雷鸣,瓢泼大雨立时下了起来。

“只要沉住气心不慌,便能取得好成绩!”肖留洋的声音异常清晰,战士们心无旁骛地投入到了战斗中,最终取得优异的成绩。旅里组织的这次突然袭击式的多要素考核,再次证明过硬的连长带来了过硬的兵。

2018年6月,肖留洋由排长直接提升为装步七连连长。装步七连在辽沈战役中曾被授予“突破锦州尖刀连”光荣称号,是战斗英雄梁士英所在连队。

在战友们羡慕的目光中,肖留洋踌躇满志地走马上任,谁知刚上任不久,就掉了链子:第一次参加连队战术考核,成绩排在全旅倒数第五名。

肖留洋到底行不行?对他抱有很大期望的战友,也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了。初战失利,肖留洋经过深刻的反思后,对全连官兵说,要向战斗英雄梁士英那样,“面对困难无所惧,为了胜利无所惜”,一起努力,打个翻身仗!

肖留洋开始逐个破解“瓶颈”。只要是训练,肖留洋就多设局困局,瞄准最困难的情况备战。极端恶劣天候条件下装备操作、最远距离射击、最复杂障碍驾驶、最激烈战术对抗等高难度高难度训练,一波接着一波,训练水平水涨船高。年底,集团军组织考核,全连官兵步枪精度射击平均成绩达到45.8环。肖留洋带领9名官兵代表旅里参加陆军“精武-2018”比武,成绩名列前茅,所在连被表彰为优胜单位。

“你们连队始终保持军事过硬的诀窍是什么?”考核结束时,一位考核员问了这个问题。

“把平时当战时,时刻做到弹在膛上,一触即发!”肖留洋不假思索地说,他脸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目光认真坚定……



云海争奇(中国画)

武剑飞作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夕阳轻轻撒下金色的纱幔,柔柔地罩着静谧的小站。一高一低并立的剪影,灼灼地炫着金光,版画一样,刻在天地之间。高的是梧桐树,干枯的枝杈,疏落地挂了些叶子;低的是他,弯曲了脊梁,藤蔓一样伸向挺拔的树干。熟悉他的人,远远绕开,不忍惊扰他与树的幽梦。他呢,鉴影度形,不用回头就能分辨,快速掠过的是学生,踟蹰迟疑的是同事……在这寂寥的小站,看见的,被看见的,都是风景;听见的,被听见的,都是故事;过去的,现在的,都是浪漫。

小站位于学校的西南,上世纪五十年代所建,一条铁轨,一列绿皮车,百十平方米的站台。北侧有五六间仓库,南侧是停车坪。停车坪边种了些树,再往南,就是院墙了。高出墙头的,是耸立的梧桐树;与墙高矮差不多的,是柿子树;趴在墙根儿的,是蔷薇花。

学员进行铁路输送训练时,惊飞的小鸟把人声、机器声带到云端上去;晚霞满天,倦鸟归巢,小站静静地如水中沉

乡情一缕

温暖乡愁,深情凝望

去年11月4日上午,姐姐突然打来电话说:你不忙的话赶紧回来!姐姐怕影响我工作,很少给我打电话。那一刻,我心里明白,可能是父亲不行了。办妥请假手续,刚换完机票,发小郑忠民打来电话:“伙计,你伯(父亲)走咧,叫上媳妇娃娃快回来。”挂了电话,我一下瘫在候机厅的椅子上,任凭泪水在脸上肆虐。那一天是我悲痛又难忘的日子,因为从此我成了一个没有父亲的游子。

父亲生于耕读门第,不满16周岁便瞒着爷爷当了兵。国庆70周年之前,县政府有关领导还专程看望父亲,并代颁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令我们家门庭生辉,无上荣光。不承想,这是父亲留给我们的传家之宝。记得我当兵那年,正值边境作战,因为我是长孙,爷爷跟全家人极力反对。唯独父亲把我叫到屋子外,抚摸着我的头说:“敦娃,国家正需要人,想去就去吧。去了可要好好干,别惜身体,别想家,家里有伯在。”后来,在父亲的鼓励下,二弟也当了兵。如今,我们姐弟四人的5个孩子先后携笔从戎,且都在西北边防服役。

有一次,父亲掰着手指自豪地对我说,我们弟兄加上你们一代和孙子辈,咱家三代13个男人12个当过兵。从父亲的语气里,我分明感受到他那发自内心的高兴和自豪。在父亲生命的最后几年,我每回回家都要带套军装,临进家门或归队时先换上军装,然后再到父亲面前恭恭敬敬地敬个军礼。父亲也会颤巍巍抬起手臂回礼,即便手臂举不到位,可他是认真的。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一生平和处世,与人为善,敬老怜贫,没有和谁红过脸,吵过架,却唯独打过我一次。那是在我11岁的那个夏天,我和几个小伙伴在村里池塘中游泳戏水,父亲见了二话没说便追着我打。我辩解,人家娃娃下水都没人管。父亲听后更恼火,揪着我的耳朵说:池塘水是全村人的饮用水,人家是人家,你就是不行。从此,我再也没有下过池塘。

父亲曾经是油漆匠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每到春节前夕,父亲就在家里支好桌子,摆好笔墨,义务给村民书写春联。平时时村里贫穷人家请父亲做油漆活时,父亲念其恹恹,只给做活,不吃人家的饭,有时还贴上自家材料,少收甚至不收工钱。当然,每逢我们家有多重体力活时,村里人也争相帮忙。父亲和邻里们这些淳朴的善举不经意间影响着我,成为我人生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父亲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的文化程度不算高,却善于学习,勤于思考,且悟性极高。油漆家具、裱炕围、画门帘、描脸谱、书法绘画诸般手艺远近闻名,尤其能写一手漂亮的美术字。在方圆几十里乃至县城都很有名气。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县上一些单位、乡镇、学校的门牌,经常请父亲书写。每

长征

第4946期



小站浪漫

■倪雅玲

越,奔向远方。交汇点处,有一个铁路道口指挥亭翼然其上,虽简陋,却丝柳扶风,远山叠翠,也是“人约黄昏后”的好去处。

教授夫人风姿绰约,透着知识女性不凡的气度。丈夫回国,一头扎进大西北,她追随而来,在学校当起了孩子王。多年以后,人们经常能看到,一位满头银丝的老太太,有时穿件旗袍,有时系条纱巾,沉静、优雅,拉着小购物车,缓缓地在蔷薇花中间的小门出出进进。间或她会俯下身子,捡几颗落在地上的小柿子。天气晴好,她会推一位坐着轮椅的老人到铁路指挥亭附近遛弯儿。穿军装的中年人看到老人,会立正敬礼:“教授好。”老太太经常眯起双眼,眺望融入天际线的铁轨,轻声念叨:“这铁路能通向戈壁大漠的发射场,也该能通到南方的老家了吧?”

小李和小王结婚了,主婚人就是他们的导师——教授。那些年,大伙儿都

知道小李读博士、当教授不容易,也知道小王读硕士、当副教授更不容易。小李到外地出差,一走就是两三年。孩子生病在家,小王去上课雷打不动。她用绳子一头拴住孩子,一头拴着床。孩子的哭声,像刀子,把她的心一片一片地割裂。

小李出任务,封闭式管理,一连几个月,孩子一听到电话那头的声音,就会哭闹不止。列车要去训练场,小李跟小王约好,让母女俩站在显眼的铁路道亭旁见上一面。列车风驰电掣,车窗在长长的绿皮车厢上闪过,女儿桐桐说爸爸的脸色没有贴在万花筒上。小李趴在车窗上,直到两个小黑点消失在天尽头,那小王说没有长泪腺的小眼睛,此刻如开闸的洪水奔泻而下。

桐桐上大学了,小站换址重建了,小王也永远地离开了,梧桐树只剩下孤零零的一棵。大伙儿都说小王是一棵能到天涯海角,自己都是一棵围绕小王的藤萝……

又是一个静谧的黄昏,金灿灿的阳光透过梧桐树的枝杈,投出两个长长的影子,年轻的少校捡起一朵梧桐花递给穿文职制服的女友:“这里曾经是一个小站……”

是的,过去,现在,这里都是满满的浪漫。